

卜居浦东,小区一侧与内环线平行,区位冷僻、地貌荒芜。周边除了参天高压线,找不出参照物。在那里,手机就像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》,很单纯:导航无、定位无、视频无、转发无,除了通话,心无旁骛。朋友来访,手机里介绍方位很麻烦,where(哪里)?there(那里),here(这里),但仍总是错位。

有幸窗前有个巨坑,入夏白天蝉鸣,梅季晚上蛙喊,偶尔“突、突、突”蛤蟆唤,相当于敲边鼓,属于帮凶。最恼人的还是上床睡觉时,蚊子隔帘轰鸣。秋后还有蟋蟀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有的在窗下墙角。凌晨则百鸟争鸣,自然的有机噪声四季不断,我始终摆脱不了“超声波”。一场暴雨,水坑钵满盆满,殃及周边,泥泞不堪,出门不敢抬腿,抬腿就滑倒。一狠心,利用晴天,坑底铺水泥,坑沿木板为岸,凿个泄水管道于篱笆墙外的野浜里。

砌之前,曰“坑”、曰“洼”,一白读,一文读。砌之后,雨前曰“池”、雨后曰“塘”。塘,蕴含乡土味,散发宋诗的田野风味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。因为偏爱乡土气,于是题匾:“陶庵塘”,引出“心远地自偏”的联想,但自觉有些自大,最后选定“陶白”,这叫低调,相对池、塘,曰内径窄而短,便于聚焦垂钓,曰

里钓鱼,狭隘得如同鸟窝掏鸟。再钓不到,不是你瞎,就是鱼傻,或者兼而有之。

一个泥坑,化出五个名字,人生苦乐不均,内心必须蓄满诗意,才能假装快乐地活下去,这就是文学的特异功能:精神之化学反应。

从此多事矣!年年手头稍有盈余,便会贴补于池塘,叠石、蔚花、撒草、买缸、植荷,年长日久,郁郁葱葱。

忽然发现,春来碧绿,水平如镜,无风不皱,一潭死水。于是买了数十尾锦鲤鱼,倾入池塘,一摆尾、一回身;一抬头、一闭嘴,荡漾出涟漪,一圈顶出一圈,越推越远;如凹凸版:越来越扁;如鱼尾纹:越来越淡。水活了!生动二字原来是鱼搅动的!怕鱼寂寞,又放下几枚乌龟,添加些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的寓意。

每天早晨,我沿着池边来来回回,手持长柄网兜,撩落叶、投鱼食,渐渐地,一池锦鲤鱼见我倒影入池,便头一扭、尾一摆,箭一般射出,四面八方朝我脚下聚拢,然后并排领衔一串串如雁阵,追逐着网兜来回徘徊,我止步不动,鱼儿就成群结队围着我的倒影摆尾转,斑斓璀璨,浮光跃金,争宠于眼前、沉浸于

眼下。长条的转不过身,只能绕个大圈绕过来。最后将包装袋里的鱼食倾入,布满水面一隅,颗粒漂浮水面。鱼儿挤着抢食,抬头顶破水面,像足球运动员跃起头顶球,张嘴吞噬,一张一圆口

如洞、一闭一瘪嘴成线,半只嘴浮出水面,一池掀起立体效果,还带音响效果。饱了,四下散去,乌龟竖起五短身材,升上水面,伸出脖子,头颈半截出水面,像潜艇探视镜露出水面,更像白乌龟(鹅的沪语说法)昂头竖立,趾高气扬地迎面而来,四肢短爪四下扑腾,一一食尽漂浮的残留颗粒,有时路过的鱼也挤着张口,乌龟

毫不客气甩头啄鱼,“啪”的一声撞着鱼脑袋,鱼儿一扭头远遁逸去,乌龟心安理得,继续一粒粒觅而吞之,可惜嘴小粒大,像鹦鹉嗑瓜子一样,只能一口一粒。见我人影一动,一翻身,斜刺刺坠入底,触地潜入乱石罅中。原来刚才我站着不动,龟儿以为倒影,当我假的!

现在水塘内容丰富了:有动物:鱼、龟,有植被:水草、浮萍、荷花,还有假山叠石。池塘虽小,锦鳞闪闪,浮萍点点,枯荷折腰。每天早晨撩落叶、撒鱼食,成为晨起的第一功课,一群鱼尾随着你的倒影,跟着老大有

饭吃!

从此春秋天,凡有朋友来,一桌二椅、一壶二盅,池边观鱼聊天,倘若来个书蠹头、拗相公之流,顺便迂腐一下,谈谈子非鱼之类无用而有趣的哲学命题,“会心处不必在远,翳然林木,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,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”,即在目下。

朋友走了,依旧徘徊池边,看着水中凌虚而行的鱼儿:或怡然平行,或交叉穿梭呈菱形,编织出一个个几何图形,倏然便无。

今年终于金盆洗手,从此成了“三无产品”::“无应收款、无预付款,无营收压力”,免于“负”翁之虞,从此无忧无虑,像条鱼一样,悬于虚无。

老来如鱼无欲,仅一口食,果腹便是快乐。

有位年长朋友,做金融发家,与西郊公园隔河而居。改革开放早期,也就是乍浦路风光一时的上世纪90年代,宴席硬菜是炖甲鱼,号称野生。凡是受请,朋友总是趁未杀前即赎买,算是心领了,回家放生于露下的河里,二十多年过去了,积少成多,每天早晨,一一趴在浸水的横杈上,前后一排排,伸长脖子,一式朝向他的家,行注目礼,算是感恩。我期待我放生的乌龟何时余出水面致敬。

到了那一天,乌龟敬礼,鱼儿尾随,混同天地一芥,与天地共生。



袁滨忠这个名字,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不那么熟悉,但从前的年轻人、戏迷都是津津乐道的。这个一辈子从事沪剧表演艺术的演员,是沪剧界曾经的传奇式、了不起的后起之秀。他最大的特点是音色极漂亮,又高亢,他的乐队成员这样评价他:“像袁滨忠这样的声音条件,一百年大概只会出一个。”

我跟我的太太都是袁滨忠的粉丝,他那种咬字和发声令人陶醉不已。我们都十分感谢袁滨忠老师,因他的创造性劳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艺术享受和快乐。我甚至感到非常幸运,因为能和这样一个奇才在沪上彼此“相处”。而袁老师能得到我们这样的知音,想必也十分开心吧。说起我的艺术启蒙,实际上是沪剧和评弹,上高中后,才逐渐做起了配音的梦。那时,我囊中羞涩,基本上都是从电台里收听和享受节目。我太太情况不一样,她丫头片子一个,却大模大样地出入剧场。

袁滨忠有不少代表作,但最有分量、在观众中影响最大的是《红灯记》(根据电影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改编)。他把李玉和的舞台形象塑造得十分有光彩,说他的艺术魅力可以迷倒众生并不夸张。上海出了一个这样的好戏,惊动了京城,且很快把它移植为京剧。上世纪50年代来,沪上曾有交响清唱《雷雨》的流派汇演,他作为袁派创始人被推选进剧组,演唱《雷雨》中的小少爷一角,大少爷一角则由王盘声来担纲。这场汇演在当时的上海引起极大的轰动,不但一票难求,也给戏迷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可谁也想不到,这样一位富有艺术才华的沪剧表演艺术家,居然英年早逝,去世时他才36岁,真是天妒英才啊!

退休之际,我曾满怀敬意写了纪念长文:《世上曾有袁滨忠》,当时还有戏迷投稿呼应。随后,我就马不停蹄地联络电台朋友组织了一场座谈会,还特地邀请了袁滨忠的好友梁波罗,以及钱世剑等(他后来成了专业沪剧演员),一起回忆和评说袁滨忠,那回说的都是上海闲话,因为都是上海人嘛。对了,十数年前,上海曾开过一场专门纪念袁滨忠艺术生涯的演唱会,可惜我错过了机会。

在我心中,沪剧艺术的两座丰碑——王盘声和袁滨忠永远不会倒,我们永远回味他们独特的声线和角色的情感色彩。这些沪剧事业的忠诚艺人坚守着沪剧阵地,让人可敬可佩。

我现在依然是电台的忠实听众,一如既往地关注戏曲频道里七点的评弹、八点的沪剧。只是不知为什么,不大听到袁滨忠的演唱:他的《红灯记》《苗家儿女》等等。

不怕大家见笑,我曾有过一个强烈的愿望,极想当场听一听袁滨忠老师生活里的讲话,但后来我知道,这个心愿是永远无法实现了。为了沪剧的兴旺,为了慰藉老师在天之灵,我想尝试以市朗诵协会的名义,策办一场向1959年那场沪剧八大流派汇演致敬的交响清唱晚会,当然亦是唱《雷雨》。由谁来担纲角色?我想用海选方法,在上海乃至长三角搜罗沪剧人才,不论专业与否,经考试,谁最合适谁就能站到台上去。“海选”法亦可对推动、弘扬本土戏曲起相当的作用。自然,将来演员班子搭好,我可能会自告奋勇担任会场主持,以一个老戏迷的身份和切身感受去主持,且全程用上海话来主持,相信会让观众有一份别样的滋味。观众若认可,将来这个晚会可长三角巡演,以扩大沪剧艺术的影响。

说到这里,我还是想问一声:上了年纪的你们,现在都还记得袁滨忠吗?这位了不起的沪剧表演艺术家。



飞香烟壳子 (剪影) 李建国

儿子今年刚上一年级,那阵子他上课不专心,爸爸就在送他上学的路上叮嘱了一番。一开始“心平气和讲道理”,哪知最后还是冲儿子发了火,告诉我的时候还带着怒气:“进校门的时候我让他答应今天认真听讲不开小差,他居然哭着对我说‘做不到’!”我问爸爸:“你怎么回答的?”爸爸眼睛一瞪,义正词严:“我当然告诉他‘做不到也得努力做!’”回想起当时儿子的反应,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:“让他认真听讲他居然都能哭,可见是有多不喜欢读书!”

哎,这真是“一刀切”了。于是我笑着问他:“你小时候上课能做到不走神?”爸爸一愣,怨气和怒气顿时消了一大半,讪讪地说:“那也不能上课不认真啊。”“你喊口号容易,人家可是要实施的,判断自己的能力后觉得完成不了任务。我觉得今天这事得拆开看。儿子说他‘做不到’,这是实话。我们不能因为孩子说了实话而批评他。至于上课不专心,晚上找儿子谈一谈,一起想办法吧。”

晚上,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聊天。爸爸首先向儿子表达了理解:“爸爸知道你上午说‘做不到’是实话,这件事确实不容易,你不是在推卸责任。”儿子一直紧绷着的情绪在这句话的作用下顿时瓦解,一瞬间红着眼眶点了点头。后面就很顺利了,我们根据儿子的提议,先商讨出一个认真

听讲的适量范围,以后再慢慢提升……气氛融洽,哪怕多次提到“上课专心”的要求,孩子也再没有抵触。效果如何当然还需要后续的观察验证,但这件事让我发现,在亲子关系中“理解”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想起一位朋友提到过自己的教育观:“我对我孩子说,不管是谁的错,只要和别人吵了就是你不对。”我不敢苟同。因为一件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复杂的,尤其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,我们更习惯于判断“对错”,从而忘记了告诉他们,要拿心里的那些“坏情绪”怎么办。

正如某天我和儿子看到绘本上“欺负同伴”的情节时,我问他:“欺负得呢?”儿子说:“不可以欺负别人,也不能讨厌别人,我们要团结友爱。”我笑了:“如果‘讨厌’的感觉不受自己控制呢?”儿子回答:“那也不能讨厌别人。”我说:“我觉得不喜欢某个人是正常的,但绝不能因此而欺负别人。也许远离他,只专心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上会更好。”你看,“不喜欢”和“欺负人”其实是两件需要拆开解决的问题,前者是正常的情绪,后者是错误的行为。你得先理解孩子的“不喜欢”,再告诉他适当的解决方法,而不是一听到“欺负人”,就直接否定他的全部。很多时候,孩子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“坏情绪”,而家长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必须更加细心,细心到把一件事情拆开来分析,先是“理解”,再是“解决”。

七夕会

唔,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!”我的眼泪喷然而出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,闽江两岸西学东渐,革故鼎新,蔚为壮观。林旭,严复,沈葆楨,林则

激荡的闽江

徐华泉

徐诸君皆一时之人杰。

1966年秋,我因林则徐的“海到无涯天作岸,山登绝顶我为峰”的豪迈而上鼓山。在绝顶残缺的摩崖前极认真地辨识体无完肤的石刻,终究失望而归,后来我才知道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题款“天风海涛”,还有蔡襄的“忘归石”。涌泉寺的山门紧闭,从门的缝隙中向里观望,一片狼藉,可以想见大雄宝殿的残损、佛陀的悲凉。20年后,福州市副市长陪我参观涌泉寺,金身重塑,宝殿辉煌,贝叶远古,莲花生春,一派祥瑞景象。站在被凿去佛头的佛龛前,我问,能修复吗?他沉思道,修复的意义呢?如此,不也是一种文化的遗产吗?

我很期待瞻仰林觉民故居,然因破败无成行。闽江也该是我故土了,父亲内迁至福州,那时的福州最高楼是三层的邮电大楼,大街小巷板屋累累,1966年我能站在鼓山上,则是因为去韶山,在上海北站的火车站台上人潮如海啸,从车窗爬进车厢的缝隙都没有,行李架都挤满了人。于是,我和同学健安爬进了另一辆不知去哪里的列车,竟然是去了福州。父亲见了我喜出望外,腾出床,拿出新的棉被让我和健安盖,自己不知道挤到哪里去睡了。早上醒来发现父亲竟然是一条毛巾一

个脸盆洗脸洗脚,我默然良久。离开福州的时候,我给父亲买了一个陶瓷的盆,因为不要购物券。此时,我还不知道父亲和林觉民同饮过闽江水,而父亲知否?他又知道了什么?!

在三坊七巷成为福州地标建筑的时候,林觉民故居也扩建成“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”,我去了一次。之前,我先去了50年前极为有名的“三家村”人物邓拓的纪念馆,百年前后闽江边的两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让我思绪万千,心潮难平。他们均以哲思而独立于天地,他们在天堂里相见该如何说?

在清冷冷的闽江边,乌山蜿蜒而起,青青的一抹接着碧空。乌山又名道山,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受邀作《道山亭记》,却没有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好。由第

一山房改建的“邓拓纪念馆”粉墙黛瓦,寂寥无声。

乌山本来游人不多,门庭冷落当是可以想见,如今的孩儿说起邓拓似如晨星,恍若一梦。对着酒歌两个世界,出墙红杏,梦死盲盒。闽江的波涛足以洗去乌山的阴霾,乌山的秋色也凛然有姿。

三坊七巷的林觉民故居有多少访客呢?有多少访客读过林觉民的绝笔《与妻书》呢?有谁感慨“助天下人爱其所爱,所以敢先汝而死”的悲壮和愚民的不堪呢?广州起义失败,林觉民被俘不屈而遭杀,半年后辛亥革命成功,他被葬于广州黄花岗上,

心语

俞娜华

善心会结善果,无心颗粒无收。没有赤诚之心,此心是冰冷的。凡事心不绝望,总有美好机会。由始至终,胜利永远属于理智的坚持者。



有道,吾亦望其言是实。则吾之死,吾灵尚依依旁汝也,汝不必以无侣悲!”

天低意映,地厚觉民,他们是天地的圣爱,是天地的圣灵,是天地的圣心,是天地的圣情。

激荡的闽江穿城而过,世界风云总要激扬起山湖里的红莲,凝结为一朵莲,与涌泉寺的经律相莲。云湿衣衫,鹤立青枝,当是觉民念想了的。草民谄谀,圣雄昊天,血脉偾张,涕泪滂沱,唯草拟一联以祭之:千古英雄谁无死,百年凌烟铸青史。